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金與土的絮語

李俊杰

櫥窗裡的金子，在燈光映照下，泛著冷冽又華貴的光澤。不管是脖頸上的項鍊、手腕間的手鐲，還是擺放在案頭的擺件，無一不以其璀璨光芒彰顯著珍貴。人們鍾情于它的永恆，喜愛它的耀眼，將其與財富、品味緊密相連，彷彿擁有金子，就擁有了一份實實在在的體面。

然而，金子那耀眼的光芒，卻無法穿透田壟間的泥土。春天一到，農人將種子播撒進黑褐色的泥土之中，看著種子在雨露滋潤下甦醒，漸漸抽出嫩綠的新芽。炎炎夏日，泥土全力托舉著禾苗奮力向上生長，默默把養分輸送給每一片葉子、每一根麥稈。到了秋天，金黃的稻穗沉甸甸地垂下，飽滿的玉米露出了咧嘴的笑容，而泥土則在豐收的歡聲笑語裡，靜靜隱匿起自己的功勞。

有人覺得金子至關重要，畢竟它能換來世間眾多美好的事物；也有人認為泥土才是重中之重，因為它承載著生命的糧倉。實際上，金與土壓根兒無需一爭高下。

金子在首飾匣中綻放光芒，這是它的價值所在；泥土于田埂間孕育生命，這是它的使命使然。這就好比城市裡的建築師與鄉村中的耕耘者，又恰似舞台上的表演者與幕後的守護者，世間萬物，都有各自的位置，也都能發揮各自的作用。

我們無需羨慕他人的光彩，也不應輕視自身的平凡。金子堅守它的璀璨，泥土保持它的厚重，每一種存在，都有著無可替代的意義。當我們既能欣賞金子的貴重，又能敬畏泥土的恩賜，便領悟了世間最為樸素的道理：各有價值，各被需要，這便是世間萬物最美好的狀態。

## 文藝副刊



海韻

## 大地無言

杜寶星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站在歷史的肩膀上，俯視腳下這片黃土地，一望千年。是它們，不易其則，孕育了天下蒼生；是它們，公正廉明，記載了歷史的滄桑巨變。它們，見證了多少海枯石爛，滄桑桑田？又承載了多少人的悲歡離合，陰晴圓缺？大地無言，卻讓我思緒萬千。

開始關注腳下這片土地，源于一起車禍。那天坐車經過一處十字路口，目睹了一場車禍。「砰」的一聲巨響，彷彿死神猙獰的怒吼。就在那一瞬間，一道令人心悸的殷紅蔓延開來，染紅了一大片路面，那紅色是那樣的刺眼，它戰慄著，訴說著不盡的悲涼……再次經過那個路口，那裡已然恢復如初，依舊是車水馬龍的熱鬧，依舊是一馬平川的筆直，只有地上的一些暗跡，彷彿還殘留著一絲慘烈的氣息。

我眺望著這蒼茫的大地，有種想哭的衝動。大地無聲，它們掩蓋了多少真相，又隱藏了多少的罪惡。蘇軾在《赤壁賦》裡寫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

## 火炕是故鄉的情感原鄉

白麗霞

窗外的老北風打著呼哨，肆意撕扯著房簷頭的雪沫子。父親在灶炕前添火，粗大的松木片子落入灶膛。「呼」的一聲，金紅的火舌猛地躡出，將整個灶間染成暖烘烘的橘色。我迫不及待地跳上炕，腳下的篾席熱乎乎，帶著葦稈被太陽曬過的光滑氣息，是我與火炕最原始、最貼切、最溫暖的情感！

我家的火炕是爸爸精心盤成的。石塊圍成的煙道設計巧妙，上鋪薄薄的方石板，石板之上再抹上一層黃土，煙火在炕洞裡不緊不慢地走上一圈，均勻地上浮著熱氣，最後化作一縷青煙，從戳在白雪屋頂的黑煙口裡飄出。那煙在狂風中執拗向上，彷彿在宣告：這兒有熱騰騰的日子。這煙幽和煙，是火炕情感世界向外延伸的觸角，是家庭生命的沉默宣言。

「開飯嘍——」母親拖著長音，掀開八印大鐵鍋的木頭鍋蓋。剎那間，白汽「轟」地充滿屋子，帶著勾魂攝魄的濃

粟」。在廣袤無垠的大地面前，誰的生命不是一隻小小的浮游呢？那麼短暫，那麼微不足道。只是不知道這小小的「一粟」種子，若植根于大地，會不會留下像游絲樣的痕跡。

想到這裡，我不由得重新審視起腳下這片土地。它們是那樣的熟悉，如今又變得那麼陌生，彷彿我重來沒有真正瞭解過它們一樣。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多少塵封的記憶被提起——空曠的廣場，可能是硝煙瀰漫的古戰場，上演過無數次驚心動魄的刀光劍影；春意盎然的綠草地，可能是紅極一時的王府大院，見證過一出出蕩氣迴腸的你儂我儂；崎嶇不平的沙土路，也可能碾壓過聖人周遊列國的車轍……甚至於毫不起眼的角角落落，都刮過唐朝的風，下過宋朝的雨，沐浴過明清的陽光。

蒼天不語，靜看春來秋往，大地無聲，坐觀滄海桑田。

縱觀整個歷史，你會發現，不管你曾經多麼地意氣風發不可一世，也不管你曾經如何地籍籍無名卑微渺小，終將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被這片土地所淹沒。「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飛燕依

香。這香氣與炕的溫熱交融，構成情感世界最豐腴的層面。火炕的暖孵化了鍋裡的美味，食物的香又浸潤滋養著溫暖的空間。吸溜一口滾燙的粉條，咬一口鍋邊烤出焦黃「嘎巴」的玉米麵餅子，熱流從嗓子眼滾到肚臍眼。這暖流是雙重的，食物的熱與炕面源源不斷供給的熱裡應外合，將寒氣「喇」地逼出。此刻，火炕從背景走到前台，是溫暖盛宴不可或缺的「共謀者」，是幸福圓滿的基石。

外頭風聲漸遠，成了背景音樂。最小的妹妹蜷在父親熱烘烘的胸口睡著，支撐這溫馨畫面的，仍是身下堅實寬廣的火炕。它沉默無言，讓溫暖安穩地流淌。

夜晚，是火炕情感濃度最高的時刻。我們像一個個大餃子，赤條條地鑽進被窩，從炕頭到炕梢的溫度梯度，浸透著倫理深情的秩序。最熱的炕頭留給爸爸媽媽，熱量是對一生辛勞的供奉，是血脈裡的敬畏與孝順；我們睡在中間溫暖帶，熱量是呵護與成長的襁褓；半大小子睡稍涼的炕梢，溫差裡包含著信任與期待。腳底下的「燙婆子」是母親細膩情感的物化，是火炕宏大溫暖外精準投遞的私密疼愛。火炕以獨特物理屬性，規劃鞏固了家庭核心的情感結構與倫常關係。

舊在，但那聲名鵲起的朱雀橋，烏衣巷卻早已化作微塵，湮滅在大地之中。

心之所至，任悲觀的情緒瀰漫心間。我凝視窗外，發現窗外的白玉蘭已經開出來滿樹的花，那雪白的花兒，像一隻隻蝴蝶，在春寒料峭中搖曳生姿，笑意盈盈。法國畫家讓·弗朗索瓦·米勒說過：「生活是悲苦的，可是我絕不忽視春天」。我在心裡默念著這句話，心裡蕩起層層漣漪。

是啊，當春雷炸響，大地醒來，它們舒展身軀，于無聲處演繹希望的書簡。遠處，幾間破舊的茅草屋旁，一座小別墅的地基正在拔地而起，別墅的盡頭，就是一望無際的麥田，一位老農，正在田里耕作，揮汗如雨。這些勤勞的農民，一代代的生命就這樣交付給這片黃土地。而大地也終究沒有辜負人們的期望，它們用一粒粒米，一個個沉甸甸的麥穗，回饋著農民，也滋養著蒼生。相信不久的將來，這些麥苗將依次拔節、抽穗、揚花、灌漿，一到夏天，空氣中會瀰漫著豐收的麥香。

大地啊，它們盡職盡責，無私而倔強。

黑暗裡，炕洞深處柴火的「辟啪」聲，父母商量生計的低語，弟弟的鼾聲，都被火炕的溫熱吸附調和，化作最深最沉的夜曲。火炕是情感的共鳴箱，吸收白日瑣碎聲響與疲憊，轉化為安穩節奏。窗外風聲鬼叫，被它隔絕消解，變成催眠伴奏。火炕在心理上消弭恐懼與孤獨，構築起堅實溫暖的堡壘。

這鋪簡陋的泥石大炕，是我們與土地、家族深刻的情感聯結。它是冬天的另一顆太陽，沉在家的地平線下，光熱卻源源不斷。它像沉默的家族長者，見證幾代人的生命歷程，承載歡笑、歎息、夢想與家常。它用質樸材質，記住母親手掌的溫度、父親添柴的力道、孩子尿炕的尷尬和歲月痕跡。它盤踞屋子核心，狂暴風雪刮不散屋頂炊煙，漫長嚴冬凍不僵它的煙火。

風停了，寂靜降臨，煙口餘溫融進冰冷星空。身下大炕積蓄一夜熱度，靜靜等待黎明。這等待是深情承諾，它知道灶膛火會再次燃起，日子總會繼續，人們對溫暖與團聚的渴望永不熄滅。這紅彤彤的故鄉，鐫刻在火炕恆久的溫熱裡，成為我們走到天涯海角，一起起後背便會湧起暖流的情感原鄉。

#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 宓月

622期

## 舊曾諳（組章）

舊曾諳

足就沉默地長在鄉野間。  
我沒有採摘。  
讓它們繼續聆聽吧——聽山野呼吸，聽光陰在木紋裡老去。

桑樹林

歪扭的桑樹撐開密葉，將陽光篩成滿地流金。  
林子的魂靈是桑葚——從青澀藏匿，到胭脂微紅，最後熟成沉甸甸的紫，像快要滴落的蜜。  
我們如野蜂攀上枝頭。  
指尖輕捻，紫漿染手，顧不得擦就送入口中。  
野性的甜帶著陽光味道，在舌尖炸開。  
騎在樹杈上，下面是陰涼的國度。  
風聲沙沙如蠶食葉，偶爾可見吃飽的蠶在篾席上做透明的夢。  
我們也在做夢，做被桑葚染紫的、永不醒來的童年夢。

在樹下看鳥

起初只有風過枝葉的海浪聲，和滿地跳動的光斑。  
靜默良久，鳥鳴才試探著從綠蔭裡鑽出。  
清亮的"啞"聲如石入潭，圓潤的鳴叫從各方傳來。  
仰頭尋覓總是徒勞——它們如謹慎的樂師，只肯點上音符，將形跡藏嚴。  
于是閉目用耳"看"：高亢的是樹梢詩人，啁啾的是枝間婦孺，沙啞的像在抱怨。  
高低急緩的聲音織成網，將我與老樹溫柔籠罩。  
近處枝葉忽顫，灰影"忒兒"地射向屋簷。  
悵惘剛起，四周鳴唱又若無其事地繼續。  
我只是分享了它們片刻喧囂而寧靜的光陰。

這便很好。

熱淚盈眶

它總不期而至。  
或在黃昏偶聞舊曲，旋律如鑰匙打開銹鎖；或于夜靜讀到平白字句，文字如石叩響深潭。  
熱意從胸腔湧起，無視理智堤壩。  
它哽住喉嚨，灼燒眼眶，讓燈火模糊成光暈。  
你羞慚地想逼回，它卻固執地蜿蜒而下——那溫熱劃過面頰，竟如熔岩灼人。  
這淚不為同情，也非關具體悲喜，而是積蓄太久的光陰，是生命過載後靈魂溫柔的潰決。  
淚後是奇異的空明。  
如暴雨洗過的天空，帶著涼意卻乾淨遼闊。  
原來這不請自來的潮水，是靈魂必要的漲潮，帶走所有不可言說，留下一顆被自己焙熱的、重新柔軟的心。

草木的火焰

這人問火，以色彩為燃料將沉默燃燒。  
秋野裡鋪展開盛大的祭壇：楓舉猩紅，烏柏醉酡，卑微雜草也熬盡生命，鋪開赭褐金黃。  
它們靜默專注地燃燒，將春積的綠、夏蓄的光雨，統統熬成臨終最輝煌的色彩——這是它們對世界最深情的告別。  
風來，燃盡的葉如倦了的火星，旋舞墜入大地懷抱，織成斑斕地毯反哺根系。空氣裡枯葉與泥土的清苦，成為火焰熄滅後的哲思餘味。  
站在這無邊靜默的火焰中，深感人類生命的貧乏——我們總算計保留，護著火種怕被吹滅。  
而草木，敢用全部生命點燃一個秋天。  
這決絕的美，讓善保自身的我們肅然，也悵惘。

青瓦上的雨聲最諳舊事，不急不緩，將青絲數成白髮。  
井台轆轤唱著瘡啞的歌。木桶沉入黑暗，總能驚醒某個沉睡的夏天——那時井水清冽，能照見雲影，能淹沒少年投向井底的諾言。

院中老樹把往事藏進年輪，風過時漏下幾片碎影，在地上拼湊斑駁的童年。  
灶台已冷，鐵鍋生鏽。炊煙裊裊，牽著晚歸的鳥，也牽著遊子的魂。  
煤油燈的光暈小小，剛好圍住讀書的少年、補衣的母親和打盹的花貓。  
月光依舊鋪在磨光的門檻上。這門裡抬過花轎，也抬過棺木。歡欣與悲慟來來去去，把木頭走出了溫潤的包漿。  
站在老屋中央，聽懂了寂靜——所有逝去的聲音在此沉澱。昨日以另一種頻率振動著，比現實更真實。

舊曾諳，諳的是物與物之間柔軟的空白，是風穿過空庭的歎息，是時間溫熱的呼吸。

我有一隻飛鳥

我有一隻飛鳥，它住在我的胸膛。  
我能聽見它撲棱翅膀的聲音——不是要逃離，只是在確認自己的存在。它的喙輕輕啄擊我的心壁，不痛，只是提醒我：這裡還住著一個渴望天空的靈魂。  
它不停歌唱，歌聲穿過河流，在指尖凝成露珠。我的雙手因此總想觸摸雲朵，雙腳總想離開地面。它吞食我所有的歎息，然後羽毛漸豐；它飲下我隱秘的淚水，眼睛愈發明亮。  
我們共享這具身體的牢籠——它給我飛行的幻想，我給它棲息的溫床。世界太過喧囂，我總是閉上眼，感受它在我體內盤旋，一圈又一圈，直到把所有的嘈雜都蕩成漣漪。  
這只永不飛走的飛鳥啊，它是我馴養的風暴，也是我囚禁的藍天。  
它借我的軀殼躲避風雨，我借它的翅膀眺望遠方。



荒村，原名王伯見，作品見于《詩刊》《星星》《散文詩》《散文選刊》等文學刊物，出版作品集兩部，主編《中國民間詩歌讀本》2017、2018卷。

鄉下的木耳

雨歇了，黑褐色的木耳從沉睡的木頭上悄然探頭。  
肥厚的如入定僧侶，在枯樹上聆聽風的空寂；薄薄的捲著邊，還裹著夜的清夢。  
它們是從腐朽中誕生的潔淨魂靈，是枯木在雨中做的潮濕的夢。蹲下細看，每片木耳都盛著晶晶亮的水珠，映著碎綠的天光。  
指尖觸碰，涼沁沁的滑膩觸感如此真實，又如此虛幻，稍一用力就會化作幽泉流走，只留一縷木香。  
這香氣讓人想起祖母的廚房：斜陽透過木窗，照著她用枯手為白瓷碗裡的木耳去蒂。  
那是清貧歲月裡篤定的富足。如今這富